

虞初志卷二

柳毅傳

唐李朝威

袁石公評
不第摹愁
慘之形直
快愁慘之
神

袁石公評
其詞旨怨
哀其音韻
纖媚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

湯若士評
造句尖新
韶雅

湯若士評
一篇生發
都在一株
樹裏
又評
奇致

袁石公評
情根便種
寧則不避
句則又深

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諸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
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
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
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
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
當解去鉉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
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
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
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
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訖甚異。而大小毛角，則
無別。羊馬。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
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

於情者也

湯若士評
選詞工麗
袁石公評
恍見宮殿
巍哉
湯若士評
議論風生
袁石公評
龍從火出
虎向水生
靈用必同
玄化何異
武夫或未
解此

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
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
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
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
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
毅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
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
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
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為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
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
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

袁石公評
只此四字
的是書叙
之外悉以
心誠臨行
之囑庶不
負却
屠赤水評
抑揚頓挫
曲盡其妙

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瀉，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覽聽，坐貽聾瞽，使閨窓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

湯若士評
 郭伍肅風
 雲指揮回
 天地
 袁石公評
 文如項羽
 戰鉅鹿勇
 猛絕倫
 屠赤水評
 按度合節
 如和鸞之
 鳴
 袁石公評
 李公麟繪
 西園雅集
 圖僅團扇
 尺許而眉
 目笑語歷
 歷出其上
 屠赤水評
 致詞大文

宮殿擺斂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鑲
 鑲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電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
 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
 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
 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
 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
 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
 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
 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
 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
 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為
 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為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

袁石公評
尋影即何
至稱量均
平乃爾

袁石公評
字字是錢
塘君口中
吐出只此
數字雄氣
百倍

湯若士評
錯落如意
自是萬寶
畢陳

袁石公評
無數慙勤
以此四字
寫盡

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
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
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
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
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
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
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劒戟舞萬夫於
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前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
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
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
以紉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
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

湯若士評
此軼才也
何以更爾
蒼勁

湯若士評
有幽岩深
壑之致杳
然忘却人
間
袁石公評
如石君飾
伎刻玉倒
龍縈金釵
鳳觀者不
得不目眩
意傾
袁石公評
他日歸洞

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今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
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
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
素書。含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
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
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
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
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
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
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
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束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

庭慎勿相
避柳毅早
已種情何
須威力相
迫

湯若士評
看他布陣
遣辭如叩
洪鍾音響
鏗然如入
武庫戈戟
森然

袁石公評
句句發狠
句句肉麻
湯若士評
酬答暢達
袁石公評
千霄聳壑
氣已凌錢

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
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
義世為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
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
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鑠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
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
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
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
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
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
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

塘之上

湯若士評
故作此近
情語

袁石公評
窮措大得
此雖已滿
志然爭此
番虛氣倘
無盧氏之
偶回首洞
庭可勝悽
憶
屠赤水評
小小點綴
絕佳

猶。塘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

袁石公評
覺其類于
龍女則龍
女之恩曾
不去念

屠赤水評
一片貞心
百端情語

袁石公評
致詞宛轉
靡靡可人
憐
袁石公評
惟有此意
故說此話
相避等語

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櫟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弃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為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

到底只不
忘却龍女
固是多情
湯若士評
如果無意
何當席有
歎恨之色
即
袁石公評
兩不可殊
有腐氣

袁石公評
予嘗謂願
得巫山一
夜更須縹
嶺千年不
意柳生兩
擅之也
又評

之事乎。其後李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為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醕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

錢塘在坐
否寧不笑
且訝也

湯若士評
烟雲縹緲
疑是世外
觀

屠赤水評
柳公覓得
長生藥快
矣幸矣可
憐淫陽六
十萬性命
霎時間耳

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

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文。

湯若士評 風華悲壯此傳兩有之

紅線傳

唐楊巨源

湯若士評
小試見奇

屠赤水評
序次恍如
指掌按籌
縷縷分白
湯若士評
歷歷疎神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為鎮令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為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

袁石公評
否其此

哪太子折
骨還父折

肉還母手
段而潞州

猶以青衣
目之此等

人固非肉
眼所識

湯若士評
緒束如畫

袁石公評
瞬息萬慮
自覺鶴唳
風聲

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
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
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
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
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
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
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二更可
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黨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闥房飭其行具
乃梳烏鬢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
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
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即紅線

湯若士評
叙述處膽
雄語健可
愕可驚

袁石公評
悲壯之極
令橫戈開
邊枝劍討
賊者聞之
不覺吐氣
譚音縣
屠赤水評
好聞功夫
一副
湯若士評
毛骨俱冷
袁石公評
一幅曉景

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轂，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爇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斲而譚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

何處得此丹青手
屠赤水評
疑鬼疑神
別現一種
靈異
袁石公評
得一女俠
使者便送
出多少雄
風
又評
內記室勝
於外宅兒
多多何用
精兵十萬
屠赤水評
恰知醫人
是女人的
前身女人
是醫人的
後身可惜

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癰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蹈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彌昨至魏邦以是報